



晨光初透，高铁已载着我们穿过秦岭的薄雾。窗外，连绵的山影泼洒着深深浅浅的墨绿。不过一小时，城市的喧闹便被远远抛在身后。

“叮，佛坪站到了。”

下车的刹那，草木与水汽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，瞬间将人包裹：山是沉郁的绿，水是透亮的绿，连呼吸都沁满了绿意，仿佛跌进了一幅灵动的青绿画卷。

## 朝花夕拾

亮亮

鲁迅先生说的朝花夕拾，是把散落在记忆里的花瓣，重新拾起。于我，这花瓣是窖水里的白矾，是百家饭的热气，是晒麦场的麦芒。如今都成了风景。

老屋天井的青石板，还留着雨水冲刷的浅痕。房檐水流成线，顺着暗沟淌进窖里，外公总在这时摸出个小纸包，抖进一撮儿白矾。“给下雨天收集到的雨水漂漂白，杀杀菌。”他的烟袋锅磕在窖沿，火星子溅落在黄土地上，灭了，像极了那些被岁月掐灭的瞬间。我和两个弟弟看着白矾在水里慢慢牵丝，把细泥絮成棉团沉底，窖水才显出清亮，像极了记忆被时间过滤后，剩下四季分明的暖。

外公是大队会计，总出门到各村开会。那时我还小，他的二八加重自行车前梁上，安着个小小的娃娃座。我就坐在上面，被他带着跑公社、串大队。那时的乡间土路如今早被野草啃噬得变窄了，可当年车铃“叮铃铃”的响声，混着他蹬车的喘息，还在耳边回荡。到了村里，农户家的炕桌真热闹，王婶家的红薯和馍馍冒着热气，李伯家的玉米粥稠得能插住筷子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听大人们围着外公说收成，烟袋锅里的火星子明明灭灭，映着满墙褪色的标语。外公总让我多吃点，他自己抽着烟，看我的眼神，比灶膛里的火还暖。这些零碎的片段，就像窖底沉淀的白矾絮，看着不起眼，却牢牢凝着当年的光。

晒麦场早没了，连麦秸垛的影子都寻不见。可一闭眼，就能看见我和两个弟弟从垛上往下跳，麦芒扎得脖子痒，笑声惊飞半村的麻雀。藏猫猫时谁被揪出来，就得去拾散落的麦粒。风穿过后墙的豁口，呜呜地像在学我们当年的喊叫，只是空荡荡的，没了回音。

排碱沟里的水是咸的，所以鱼不多，也不大，我们总爱往那儿跑。大弟脱了鞋踩进水里，凉丝丝的水漫过脚面，他举着罐头瓶在石缝里掏；小弟自制钓竿，偶尔能弄到小鲫鱼，欢天喜地，一个没拿稳，又蹦回水里。多数时候我们两手空空，踩着满脚泥往回跑，老远就听见外公在村口喊：“沟里水深，仔细脚底下。”我们就猫着腰躲进路边的庄稼地，等他脚步声远了，又偷偷摸回去。

排碱沟的水还流，那些藏躲与欢笑，早跟着水流淌成了记忆里的波纹。就像外公外婆，终究是被岁月的流水带走了，只留下些残影，在窖边、在炕沿、在我们当年疯跑的路上。

原来所谓的朝花夕拾，不过是在记忆中的村子里，弯腰捡起一片当年的麦芒，它扎过我的脖子。窖口封着厚石板，白矾的涩、百家饭的暖都锁在里面了。

现在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，我们村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，乡亲们早已告别了吃窖水的时光。但风过时，好像还能听见外公撒白矾的声响，外婆用葫芦舀水的声音，还有我和两个弟弟趴在窖沿，数着水面白矾化成的絮。终究是散了，只在记忆里，永远清亮着，荡漾着。



# 青山藏国宝

杨瑞琪

此行的重头戏，是探访熊猫基地。它如一颗明珠，深嵌在青山的褶皱里。沿着湿润的石阶向上，青苔绣满石缝，竹影婆娑侧卧，蝉鸣鸟啼被密叶筛成细碎的金屑。忽然，前方枝叶轻响——抬眼望去，一团黑白相间的身影正安然蜷卧在青翠的树冠间。那是我们邂逅的第一位“山林主人”，它怀抱竹节，粉舌轻卷翠叶，嚼得“沙沙”作响。阳光穿过叶隙，为它圆润的耳廓和蓬松的绒毛镀上柔和的金边。它只专注享用着山林的馈赠，呼吸间都带着与生俱来的慵懒，仿佛这方浓得化不开的绿境，本就是它天然的摇篮。防干扰玻璃围栏外，无数个镜头静候，只为捕捉这位黑白禅师的惊鸿一瞥。

怀里的孩子一声兴奋的“哟呀”，惊飞了树梢的山雀。几乎同时，另一只熊猫慢悠悠地翻了个身，圆滚滚的肚皮贴着大地，四肢舒展，尾巴慵懒地扫过草尖。饲养员轻敲小盆，呼唤它的名字：“党生、党生，开饭啦！”党生闻

## 心香一瓣

临窗而立，不必远望，一抬眼便是那棵叶子凋零殆尽的银杏树。抬眼总是不经意间，叶落却一直在继续。常叹时光如溪水奔涌，落叶似韶华难留，却终究无能为力。我无法让低处的溪流重归山巅，银杏树也自顾不暇。

下班闲暇，靠在窗边，银杏树的影子不止一次闯入我的视野。大抵在入秋以来，银杏树每天都要洒下斑驳的金影。常在附近看到遍地的树叶，但我已经没有上学时将它们捡起来夹在书里做成书签的心思。落叶归根，化泥护花，方是自然的轮回；若强夹书页，终成脆弱的标本，徒留一声叹息。我试过用昆虫代替信鸽，向银杏树问候，也试过用纸片折成千纸鹤向它掷去。

每次无事时，我就与银杏树默然相对，暮地忆起故乡长街的银杏——此时应是满树鎏金，或已零落成雨？外出时窥见这世间一角，走在绚烂的阳康大道，伴着红晕晚霞，有时风会乍起，花香扑鼻，银杏果落得满地都是。在夕阳的照射下，一切都泛着金色光辉。后来

中午迷迷糊糊睡觉的时候，听到一阵簌簌的声音，拉开窗帘，看见如山水画般的云彩晕染了天空，感受到拂面而来的风，才意识到，紫阳又下雨了。

来紫阳已经一个月了，还是不敢相信，我居然真的回到家乡上班了。记得以前在榆林的时候，总盼望着下雨，可是榆林郊区基本只会刮风。尤其是秋冬的风，像刀子一样利，钻进工服下的皮肤毛孔里。

如果比照大多数数人的人生轨迹，前年毕业，去年找到工作，我还算不负所学吧。这两年，父亲还会问我钱够不够，表面上我总笑着说够用，谁又知道多少个在榆林夜不能寐的夜晚，我偷偷地哭，偷偷地想家。我仿佛过得很快。

榆林的天总是晴的，无论冬夏，蓝得像高

20 世纪七八十年代，白糖是较为稀缺的食品。能买得起白糖或者是家里常备白糖的，大都是日子过得不错的家庭。

那个时候，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，偶尔还得去生产队里干活，挣一天的工分。一天，母亲病倒在炕上，村里的先生说这个中药太苦，喝这药得配点白糖，要不就吐了出来。父亲赶忙打开柜子，去找他藏起来的一包白糖，可他翻来覆去找了好一会也没找到。

父亲问是不是我偷吃了，我颤颤巍巍地说是我吃的。父亲气得咬牙切齿，举起了想打我的手又收了回去。只见父亲的眼眶湿润了。

平时，一般人家里都舍不得吃白糖，除非是哄小孩喝药、来客人招待才能用。有人为了过年给亲人拿包白糖，提前大半年作准备，有托人到城里买的，还有人好话说尽，找在外工作的人看能不能弄点白糖。

声，依旧不疾不徐，踱步而来，憨态可掬的模样引得人群泛起惊叹。我赶紧举起相机，将这萌化人心的瞬间定格。

基地不大，却异常洁净。目睹熊猫们在这片纯粹的绿色王国里如此怡然自得，一颗尘世纷扰的心，也悄然沉入这汪无边的宁静。一阵风穿林而过，捎来远处溪流隐约的叮咚。那一刻，熊猫的憨态、身后泼墨般的山峦、脚下润泽的苔痕，全都融在这片宁静的绿里，熨帖得浑然天成，如同一幅天赐的水墨画。

离开基地，返程的脚步却被路边一条透亮的小溪挽留。水底卵石的纹路纤毫毕现，几只青蛙“扑通”跃入，漾开的涟漪将倒映的日光揉碎成流金。顺溪流而下，佛坪小城的样子才在眼前清晰：青瓦白墙的屋舍错落依偎在山坳，屋后是擎天的秦岭冷杉，门前是终日欢歌的溪水。几只翠鸟掠过水面，点破山影。

凝望着这一切，豁然开朗：熊猫能在此逍遥自在，不正是因为这方山水，给了它们最像故乡

## 见叶落忆华年

余松嵩

才懂，这车马喧嚣中的片刻绚烂，原是生命馈赠的惊鸿一瞥。而窗前沉默的银杏树，愈显孤清，愈惹人怜。

公园离公寓有段不远的小路，我却觉得也算是几分荒凉。多是在秋天的早上，与晨起的微风带着丝丝凉意结伴而行，常能看见落叶被风带着向一边倒去。这种情形见过不少，却少见风将落叶吹到我身上的情况。就这样走着，什么也不想，伴着渐渐显现的曙光和逐渐褪去的夜色。在窗边看那棵银杏树，总觉得它的叶子怎么也掉不完。

一个临近晌午的时间，正想拉上窗帘抵御太过灿烂的阳光，却在不经意间看到了满地的斑影和光枯的枝丫。银杏树就这么把

## 雨声入梦来

张语桐

饱和度的湖水一样，可我总是期盼着下雨。

毕竟，先找到工作的愉悦很快被异乡不熟悉的氛围浇灭，真正懂得了家乡美的意义。安康总是下雨，尤其是夏秋之际的雨，一丝一缕把清凉的感觉灌进身体，让我安心、让我平静。到了榆林后，我格外期盼这种时候多下雨，虽然天气干燥，可是路边浇不透的黄沙沙，总像诉说着一种无可奈何。

睡不着，索性翻身起来看看雨，看着看着，

## 白糖的温度

段孝文

母亲病情加重，她有气无力地说想喝几口白糖水。就在这时，父亲想了想对我说：“咱村一队，你东旺叔在高家河供销社当领导，你去看看能买一包不。”并叮嘱我嘴巴一定要甜。

我拿着一个布包，身上揣了一元钱，独自步行五公里，过河爬山，来到供销社找到了这个叔。人家说不认得我，我说出父亲的名字后，他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啊！是三队的人。”我向这个叔说明来意后，他沉思片刻后冷冰冰地说：“娃呀，你来得真不巧，供销社的白糖刚

## 为幸福河放歌

肖国芳

家乡的小河像一根琴弦，弹奏着我儿时的生活之歌。走在刚开化的小路上，松松软软的，终于感到春天来了。小河旁杨柳依依，绿草茵茵；野花在路边竞相绽放，姹紫嫣红，河水清澈见底。小伙伴们或是用镰刀割着遍地的兔草，或是下河里去摸鱼，水里、岸上嬉笑声连成一片。小河两岸绿毯似的麦浪随风飘荡，金灿灿的油菜花海中航蝶飞舞，使人顿感春意盎然。

夏天，小河开满了大大小小优雅而美丽的荷花。荷花的花瓣白里透红，像擦了胭脂的姑娘。顺着荷花向下看，一眼就望见了碧绿的大荷叶，那一个个荷叶“懒洋洋”地躺在清澈见底的河流上，格外美丽。

随着暑气新消，小河迎来了金秋。秋天的小河最引人注目，秋风轻轻地吹拂着河面，河水碧波荡漾，美丽的晚霞像一幅多姿多彩的图画映照在河面上，小河仿佛一片童话般的世界。

冬天，竟可以看到小河里游鱼和细石的

的怀抱吗？——无尽的鲜竹是粮仓，清泉解渴，浓荫蔽日，更有无人惊扰的、深沉的宁静。

溪流仿佛有灵，引着我们拐进幽静的老街。岁月已将石板路磨得温润如玉，檐下灯笼的红晕，映着对岸葱郁的山色。坐在石阶上小憩，任清凉的山风拂过面颊，闭上眼，耳畔唯有潺潺的水声与细微的虫鸣。这份来自大山肺腑的宁静，温柔地涤荡着久居樊笼的疲惫。这里的每一片叶子都绿得纯粹，每一滴水都清澈见底，不施粉黛，正是自然最本真的容颜。

暮色漫上青黛色的山头，我们带着一身草木的清香踏上归途。怀中的孩子早已酣然入梦，嘴角犹噙着满足的笑意。这一日，本是追寻国宝而来，却意外被佛坪这方山水，温柔地绊住了心魂。

原来最珍贵的相遇，往往不在计划之中，而藏在那不期而遇的山水，无言却直抵心灵的馈赠里。

叶子撒完了，铺了满满一地。既无风吹散，也无人打扫，就保持原样地待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它们应该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静静卧在地上看云卷云舒，看日升月落，静听造物主的吩咐——这才是树叶，除了这些事，树叶什么也不能做，什么也做不了……

曙光渐坠，暮色渐浓。站在阳台上向远处看，有时可以看到一片大好的火烧云。附近多有高楼林立，任凭我走来走去，也只能看到窄窄的四角天空。

安于现状，我也就与世无争。但是这窄窄的一角，也能看见几朵带有红晕的云。它们不动，我就这么看着。收回视线时，突然发现那光秃的银杏树旁，正不偏不倚有一座与它齐高的房屋，投下一片恰好遮住银杏的阴影——我知道，它什么也看不见，日子越久，便越发觉银杏树的悲哀。不仅是光秃的枝丫，还有那用时间怎么也冲不掉的萎靡和悲哀。

翌日掀帘，尘雾蔽空，唯余银杏树枝头三两残叶，如垂暮者的独白，在灰蒙中写下最后的诗行。

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份闲心了。我一边看雨，一边想着上次看雨是什么时候，可是真的想不起来了。

虽是盛夏时节，记忆却同样鲜活。父母带着我和邻家小伙伴去黄河边水。我珍爱的红镯子总不离身，那次却被湍流卷走了镯子，正欲潜入寻找，忽闻哗啦雨声砸落，狂风裹着雨幕逼得我们尖叫着躲到桥墩下。待雨稍歇返程，车刚启动天又放晴；折回河边未久，雨再度倾盆——如此反复数次，终是败兴而归。这般经历，恰似人生总在失望边缘留存余温，教我学会与遗憾和解。

秋雨总是匆匆的，这会儿天上的云终于舒展了身子。也许今晚有个好眠，因为我似乎找到了让心回到年轻时的方法。

看雨，听听风，便是极好。

卖完，一点也没有了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我没有说什么，眼泪倏地滚落下来，只好回了家。

母亲去世时，哥哥带回一包白糖。知道母亲在世时爱喝白糖水，就把那包白糖放进了棺材。看到此情此景，在场的人都哭了。

黑暗的头，是黎明的曙光。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逐渐繁荣，紧缺的物资一下充足起来，买白糖也容易多了。

近几年，每当看到儿子夏天从工厂带回白糖时，我不由得想起了过去，想起了母亲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孩子说单位每年发七八斤白糖，可以放开吃。我对他说：“孩子，白糖对人体有好处，也有害处，任何东西都不能过量食用。要记住，人过日子不容易，得有计划才行，再多的东西也不能浪费，要懂得节约，要知道‘有时想到没有时’的道理。”

转业后，我来到公安基层派出所工作。警情记录本与采访本成了我并行的双轨。在调解纠纷的间隙，在侦破案件的深夜，那些藏在卷宗里的人间悲欢总在笔尖上躁动。我试着将法理与人情编织成故事，让冰冷的案情长出温度——这或许就是文字的魔力：它能让正义的雷声化作润物的春雨。

1993年2月的西安，一场投毒案让春风裹上了寒意。作为红庙派出所的办案民警，我在勘查现场时听到了医院走廊里此起彼伏的呕吐声。当案件告破那晚，我在值班室的台灯下写完了六千字的《特大投毒案在这里发生》。

当展开3月6日的《陕西工人报》时，油墨未干的版面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——我的文字第一次被阳光镀上了金边。编辑老师的话至今回响：“好故事就像秦腔，不在谁唱，而在能不能唱进人心里。”

2012年深秋，桃园路派出所的监控屏幕上定格着几个鬼祟的身影。当我们在寒夜中擒获盗车团伙时，晨光正掠过失主们惊喜的泪眼。后来我写的《瘾君子专偷电动车 派出所守候抓获三盗贼》，于当年11月27日见报，获得群众好评。

2015年，我的小说《一套沙发》在《陕西工人报》刊登，内容取材于调解室里那对总陷在弹簧里的旧沙发。当它意外获得微小说奖项时，我才恍然：真正珍贵的交叠：蓝警服是责任的铠甲，钢笔则是灵魂的钥匙。感谢《陕西工人报》让这些粗粝的文字有了安放的故乡，它们像派出所墙头上攀援的藤蔓，在岁月里默默生长成荫。



棕毛和丽莎是煤场生活区养的两条狗，它们是母女。

二十年前，当我初次踏入单位的大门时，便被一阵急促的狗吠声吓到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棕毛，一条被铁链拴在角落里的大狗。它全身棕黄色的毛发，在阳光地照耀下，闪烁着柔和而迷人的光泽。它的目光锐利，叫声中透露出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严，好像随时准备向我发起进攻。那时候，我还挺怕它的。

为了和棕毛建立起信任，闲暇时，我总会拿些食物去接近它。起初，它对我的到来保持着警惕，不久后，它就把我当成院子了的主人了。每当我走近它，它便摇着尾巴，用清澈明亮的眼神向我表达友好。它的鼻子湿润，四肢强健有力，尾巴如同一根摆动的指挥棒，表达着它的喜悦和兴奋，总是健康活力、充满生机的模样。

听同事说，棕毛从小就生活在这个院子里，由厨房师傅照料。夜晚，值班员会带它去煤场巡逻，防止有人来偷煤。棕毛警惕性非常高，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它的耳朵。只要有人进入煤场，它总能第一时间发现并向夜班值班员发出信号。一次，有个中年男子企图偷煤，被棕毛发现，它眼睛忽然一亮，狂叫着冲向男人。看着冲过来的狗，男子被吓得不知所措。这时，同事小王大喊一声：“棕毛回来！”它立刻掉头，嘴里发出“呜呜”的叫声向我们奔来。

后来，棕毛生下了丽莎。丽莎长大一点儿后，便跟随母亲一起守护煤场。在丽莎长到约40厘米高时，棕毛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旅程，归于宁静的大地。它的忠诚担当让我们永远怀念。

对于棕毛的离开，最伤心的莫过于丽莎。没有了母亲的陪伴，它变得孤独而迷茫，很长一段时间蜷缩在角落里，失去了往日的活力，连叫声中都带着哀伤，仿佛在呼唤着母亲归来。

丽莎几天不吃不喝，身体日渐消瘦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正在桌前办公，丽莎从外面进来，抬头眼巴巴地看着我。看到可怜的丽莎，我端起盆子，接了半盆水放到地上，没想到丽莎竟然开始喝水了。它边喝边抬起头看我，眼里噙着泪花，不知是感激还是思念。一瞬间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心痛。我用手抚摸着它的头，它温顺地坐在我的脚边，我拿出食物喂它，它竟没有拒绝。吃饱后，它向我摇起了尾巴。我知道，丽莎已经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勇气。

此后，丽莎果真恢复了活力，在我们身边一天天长大。它不仅继承了母亲的忠诚，更以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煤场的安全。

棕毛和丽莎是煤场最忠诚的“卫士”，陪我们一路走来，成了煤场工作人员最忠实的伙伴，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份温暖与感动。

## 剪贴市里的光阴故事

高军

## 往事如烟

我的书柜深处，躺着一位沉默的老友——那本用岁月装订的剪贴本。每当指尖掠过那些泛黄的新闻纸时，油墨的沉香便裹挟着往事扑面而来。这些来自《陕西工人报》的铅字，早已不是简单的文字集合，而是凝结成琥珀的时光，记录着一位基层民警与文字的继续情缘。

转业后，我来到公安基层派出所工作。警情记录本与采访本成了我并行的双轨。在调解纠纷的间隙，在侦破案件的深夜，那些藏在卷宗里的人间悲欢总在笔尖上躁动。我试着将法理与人情编织成故事，让冰冷的案情长出温度——这或许就是文字的魔力：它能让正义的雷声化作润物的春雨。

1993年2月的西安，一场投毒案让春风裹上了寒意。作为红庙派出所的办案民警，我在勘查现场时听到了医院走廊里此起彼伏的呕吐声。当案件告破那晚，我在值班室的台灯下写完了六千字的《特大投毒案在这里发生》。

当展开3月6日的《陕西工人报》时，油墨未干的版面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——我的文字第一次被阳光镀上了金边。编辑老师的话至今回响：“好故事就像秦腔，不在谁唱，而在能不能唱进人心里。”

2012年深秋，桃园路派出所的监控屏幕上定格着几个鬼祟的身影。当我们在寒夜中擒获盗车团伙时，晨光正掠过失主们惊喜的泪眼。后来我写的《瘾君子专偷电动车 派出所守候抓获三盗贼》，于当年11月27日见报，获得群众好评。

2015年，我的小说《一套沙发》在《陕西工人报》刊登，内容取材于调解室里那对总陷在弹簧里的旧沙发。当它意外获得微小说奖项时，我才恍然：真正珍贵的交叠：蓝警服是责任的铠甲，钢笔则是灵魂的钥匙。感谢《陕西工人报》让这些粗粝的文字有了安放的故乡，它们像派出所墙头上攀援的藤蔓，在岁月里默默生长成荫。